

水經注集釋訂訛

宋經世集卷之八

水經注集釋訂訛

四庫全書珍本初集
地理類部

商務印書館受教育
部中央圖書館籌備
處委託景印故宮博
物院所藏文淵閣本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十一

水經注集釋訂訛

地理類四

河渠之屬

提要

臣等謹案水經注集釋訂訛四十卷

國朝沈炳巽撰炳巽字繹旃歸安人其書據明嘉靖間黃省曾所刊水經注本而以已意校定之多所釐正又以道元徵引之書極為博瞻傳寫既久訛誤相仍因徧檢史記漢書志

表及諸史各志取其文異同者錄於下方以
備參考其無他書可校者則闕之間附以諸
家考訂之說凡州縣沿革則悉以今名釋焉
中間於地理方位往往有不能詳審而漫為
臆度者如漳水注稱絳瀆逕九門城南又東
南逕南宮城北炳異釋云九門城在今藁城
縣西北二十里而不知一在滹沱之南一在
滹沱之北中隔新河寧晉東鹿晉州相去甚

遠水經沁水過穀遠縣東又南過猗氏縣東
此猗氏在潞安府屯留縣西南即北魏之寄
氏猗譌作猗而炳巽釋云今屬平陽府則不
知漢志有上黨之猗氏非即河東之猗氏他
若河水過高唐縣南道元言河水於縣漯水
注之此下有地理志曰漯水出東武陽今漯
水上承河水於武陽縣東南西北逕武陽新
城東云云炳巽以其重見於前刪此存彼不

知下文水自城東北逕東武陽縣故城南所謂自城者承武陽新城言也使如所刪則自城直接高唐不可通矣此類皆為舛誤然炳巽作此書凡歷九年而成丹鉛矻矻手自點定其初未見朱謀瑋本後求得之而所見大略相同亦可知其用心之勤至雖不能盡出前人範圍而鉤索考證之功實未可沒也乾隆四十三年五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水經注集釋訂訛原序

余少時讀水經注服其真能讀萬卷書行盡天下山水
路而所成文章又復鈎采羣書造語選辭句斤字削於
經史子集中別開面目若天地間不可無一不容有二
者然其中間多棘叻刺舌每至不能句讀往往置之後
得蜀中朱無易水經注箋見其徵引載籍駁正脫誤厥
功良多然所定者祇及什之二三譬疾醫治疾療其半
而未起其全難語於身之康強也已已冬家繹旃貢士

過予草堂出集釋訂訛一書索予草序讀之見有釐簡
編之錯雜者有正援據之未的者有壹名類之互異者
有改字畫之外謬者有補考索之缺略者大約本之六
經參之史記班范以下諸史采之近代名家鈎纂以為
依據至本文既誤又無他書可校者不敢師心自用而
仍從闕如其用心也專其用力也勤其積歲月也多視
苟焉著書而急急以取名者不可以同年而語也已憶
予奉

勅校舊唐書其錯簡譌字不可勝數至思維斷絕因徵
之通鑑綱目與三通英華文粹等書以對勘取裁而後
稍復原文之舊既得君家東甫唐書合鈔見其正譌審
闕并有予用意所未到者悉采入每卷考証中於此見
校讐之難而君家兄弟之矻矻於古書者一有功於有
唐一有功於地利並足增我家之光而今茲之序其緣
起者又能易嚮時之沈悶而了然於心目也抑古來著
書之家如郭璞郭象裴駙劉昭顏師古之徒不獨注釋

皆能自為一書以行於世然其文代傳完好獨道元所
成久將淪沒至楊用修始有刻本而去其諸家小注又
詭竒自喜轉取躋駁不易解者以為生新是彰之而適
以紊之也得繹旃之好學深思虛心順理以訂正之是
不獨還酈氏之舊物并可為桑氏之功臣也夫

乾隆十五年歲次庚午七月望日長洲沈德潛譔

凡例

一是書宋本既不可得今世所行惟明嘉靖間黃氏刊本其他如朱鬱儀鍾伯敬及休寧吳氏諸本亦僅或有之余家所藏止黃氏一本其間篇簡脫漏文字踳駁魯魚甚衆亥豕益訛或首尾顛躓而不聯或句讀轉易而不記是以讀者不能通其義余酷好是書而苦於句讀每遇不可解處輒廢書長歎又無他本可以校讐止憑腹笥臆改積數年之

功稍稍可以寓目後得朱氏注箋見其點定之處
大較與余所改略同南潯董訥夫以為朱氏已詳
而此復出似宜節去此非僕之復出亦非敢掠取
朱氏已成之論攘為己有寔緣校改在前得書在
後已積數年之功不忍輕棄故兩存之然朱氏雖
經修改尚多闕疑違意其條綱紊亂有乖違者
亦復不少巽不揣固陋討尋校勘譌者譯之散者
聚之亡者追之俾斷者仍續闕者復補惟古今字

有通用稍存之凡改正共一萬闕千闕百闕十字

校改譌謬闕百闕十闕條

一經文之錯誤者如河水積石一山錯簡在渤海之下葱嶺之上霸水之雜入渭水污水之中篇錯簡在下篇千年以來無人較正致後來人彈射并其全經而疑之德清胡渭肫明起而正之可以開千載之疑誠有功於是書不淺但胡氏止校正于禹貢錐指之中而閱是書者未能悉知故從胡氏校

定之本撮錄

一道元博覽羣書撮其精華以注水經誠從來所未
有但注中所引頗多謬誤雖或傳聞異辭然經史
具在可以覆校唐宋元明以來諸家撰序大約俱
藉以考水道之源流稽山川之古迹其于引用謬
誤處概未校正朱本雖略加考訂然亦僅得十中
一二巽不揣固陋詳加鈎索如某水之闕條闕注
之闕事與原文大異者悉取原書附於本文之下